

又是一年重阳时

柚香暖重阳

菊花入酒过重阳

黄昏,也生长

◆麦秀芳

这时,正值重阳节前夕,还不到傍晚6点,台山梅家大院的落日像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大煎堆,油乎乎摆在琥珀色的“托盘”里,把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群润成一片炒米黄。我带着双亲——两位80多岁的老人,站在檐楼上,接住这一层层泻下来的金片。黄昏先从“托盘”滑落,沾了一下大院外的大同河面,又抬脚跃上楼顶,落在父亲皤皤的白发上,像给他围了个金圈;落在母亲凹陷的眼窝里,像给她延展了一截金睫毛;又倏地收起璀璨的光芒,最后伏在脚面上,仿佛在孕育崭新的希望。太阳这双腿哇,从晨曦跑到黄昏,就如一个人从少年到中年到暮年。暮年虽不像朝曦那样耀眼炫目,但也是烁烁有光,没有一点焉头焉脑的样子。

“好似电视,电影里看到的旧街、骑楼。”母亲的头向后仰了一下,想把老腰挺直,“点解(为什么)骑楼建得那么整齐呢?好似旧时一个圩。”

“这大院啊,是从1931年起,由当地梅、丘、曹、江等10余姓的海内外乡亲集资兴建,梅姓人家出钱人数最多,所以叫‘梅家大院’了……”我第一次如此投入地给父母讲华侨的故园往事,“你们有时在电视看到的外景是来这里拍摄的,《让子弹飞》《狂飙》都来过。”

“囉,囉,那个年代都用上‘红泥泥’建房哦,有点似‘鬼佬’房子,出来走走,还能看到这气派。”母亲眯眼指着一扇半圆形拱门说。

父亲站成个“大”字,一手遮挡太阳的余光,一手牵着母亲的手:“难得来一趟,我们两个老嘢(老人家自嘲)也来拍张‘电视照’吧!”母亲靠着父亲的肩膀,平日焦糖般的脸忽而有了光,就“yes——”的一声,便将红红的晚霞高高扬起。

下楼,两老拍照意犹未尽,我像护着两只初学飞的老鸟一样。罗马式的拱门前,哥特式的花窗下,巴洛克的雕刻墙边……都成了他们眼里最曼妙的风景。这一帧帧的笑容,如刚盛起的豆腐花般,颤巍巍地盛放着。

暮色,从黄鳝饭的醇香中袭来。

走进“小红书”里的黄鳝饭山庄打卡,父亲嘀咕:“煮黄鳝能有什么新花样?”父亲捉鱼虾、黄鳝长大,有这样的“认知茧房”,我一点也不觉得稀奇。

随着“吡啦”一声,蒜蓉、姜丝抛进油镬,爆炒,放入腊肉,一轮翻炒,舀起,铺在饭面上,微焗。歇盖,丁香褐的腊肉游龙般盘踞在松花黄的米饭中,葱花“点睛”,黄鳝的野味一圈一圈地冒出来,将丝苗米香浸得嘤嘤作响。一碗下肚,父亲再添一碗:“同(与)屋企(家里)做法不同。”

“好吃吧?”我问。

“好吃。”

母亲“嘟哇,嘟哇”咬着锅巴,“香!”

惯常的执念,就在老人家一口一口的咀嚼中,渐渐变软、变薄了。

夜幕,把台城锁进朦胧的月色中。

我们住进一间智能酒店的商务房。

“小度,小度,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。”我教他们使唤“小度”。

父亲将房间的每个角落搜了一遍,企图找出“小度”藏匿的地方。母亲愣了几秒后,拍着大腿,惊呼:“神奇啊!”

“小度,小度,唱《分飞燕》。”

“小度,小度,唱《剑侠情缘》……”

两老与“小度”在逗趣,这新“玩意”就这样与黄昏时光同频共振起来。

从台山回来没过几天,已值重阳,是夜,约了朋友小聚。

朋友说起她家公家婆的退休生活,竟滔滔不绝:“我家公,每天去公园讲‘古’(故事),最喜欢讲鹤山历史名人了,公园很多老人都成了他的‘粉丝’。”

“厉害,牛人!”我说。

“唉,他备课的,《鹤山春秋》几乎翻烂了。”

“你家婆没意见?”

“家婆?更忙!参加舞蹈队,去敬老院做义工……”朋友呷了一口茶,“她还负责发活动视频,叫我教她修图、视频配音。老人家呀,被需要的感觉,简直是重生。”

朋友的话,我想起另一个情景:教室里,60多岁的竹编技艺传承人余师傅在讲台上示范。一轮折、压、穿、缠功夫,一只小鱼篓就织成了。孩子们也把竹条支棱起来,大家围住老人,“这样行吗?”“这条怎样扎?”……余师傅笑了,“想不到我这套老行当还可以进学校教孩子。”

也许,我们总以为黄昏是萎靡低垂,是收拢,是退场;其实,黄昏也可以是昂头向上,是绽放,是登场,是生命的豁达,是世界的辽阔。如此,重阳节便是一场向晚而生的盛大开幕。

重阳诗词里的家与国

◆李钊

重阳,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节日。远在战国时期,爱国诗人屈原的《远游》一诗中,就有“集重阳入帝宫兮,造旬始而观清都”之句,便可证明重阳节的存在。时迁事移,重阳节在唐代正式成为节日,融入寻常巷陌里的火热生活,成为所有中国人的情感寄托。当我们循着古人的诗句溯源觅迹,重阳习俗里的深情厚谊,总能在不经意间唤醒深藏心底的温暖记忆,而节日深处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基因,将思乡和爱国凝聚成生命里的深刻感动。

登高望远、赏菊品酒、佩戴茱萸、祈愿长寿……重阳节以它独有的方式,让人们在秋意渐浓的季节里,感受岁月的流转与生命的韵律,万千情绪升腾为浪漫诗意。“青山远近带皇州,霁景重阳上北楼。雨歇亭皋仙菊润,霜飞天苑御梨秋。茱萸插鬓花宜寿,翡翠横钗舞作愁。漫说陶潜篱下醉,何曾得见此风流”,这是王昌龄笔下盛唐时期人们在重阳日登高出游的场景。在无限明媚的秋日里,亲人团聚,敬老祭祖,登高辞青,佩戴茱萸,饮酒赏菊,互道祝福,全诗洋溢着重阳佳节的欢乐,一派国泰民安的蓬勃景象,雄厚的国力支撑起了诗人写诗的骄傲和朝气。走进重阳时节的深秋,独饮于逆旅的诗人们总能将一腔柔情,绘就成一幅幅异乡思乡的动人画卷。

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寄寓着17岁的王维最朴实最纯真的思念。独处繁华都市,举目无亲,孤独、担忧种种情愫,在重阳佳节里催发,化为对远方亲人的蚀骨思念,异乡追寻梦想的我们在最朴素的诗句中,感受到诗人喷薄而出却又克制收敛的浓烈情感,照见内心时时涌动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。重阳节,又称“老人节”,总能让多愁善感的诗人心生岁月易老的感慨,白居易的《重阳席上赋白菊》,张可久的《折桂令·九日》等诗词,皆是悲秋感怀的性情之作。然而,苏轼的《定风波·重阳》虽是在其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近两年、与贬谪筠州的弟弟苏辙聚少离多时所作,词中却难见丝毫年近迟暮、家人难聚的哀怨。词的上阕描叙与友人登高赏菊、饮酒言欢的情景,下阕则写以酒助兴、见夕阳却不染悲伤,而是直言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,表现出高昂旷朗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。

家是最小国,国是最大家。“国”与“家”从来都是血脉相连的,“国”是四方疆域的守护,“家”是屋檐下的温暖。每当重阳佳节来临,诗人的作品往往既述说着“家”的故事,更潜藏着“国”的力量,因为没有家国的情怀,重阳节就无处落脚。岑参是唐代边塞诗人最杰出的代表,他的诗色调雄奇瑰丽,充满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。安史之乱后,他随唐肃宗由彭原行军至凤翔的途中,写下《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》:“强欲登高去,无人送酒来。遥怜故园菊,应傍战场开。”诗中虽以登高为题,却有别于一般的节日思乡,而是充满对国事的忧虑和战乱中人民疾苦的关切。《重阳》一诗是南宋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被囚期间所作,“万里飘零”“西风鬢华”“无主黄花”“乾坤遗恨”等意象入词,抒发诗人身陷囹圄时对故国的眷恋、壮志未酬的遗憾及坚守气节的自励,而巧妙化用“龙山梦”的典故,以及梧桐、雁等秋日景物的活用,更深化其孤寂凄凉的氛围与忠贞不屈的品格,爱国情感溢于纸面。若说重阳诗词中最为大气磅礴的,非毛主席的《采桑子·重阳》莫属。他在写作这首词时,革命事业和人生境遇都陷入低谷,但首句“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岁重阳”便跨越了个人悲欢的局限,人生的“易老”凸显出奋斗的价值,紧接“今又重阳,战地黄花分外香”一句,更藏着最动人的逆境智慧,严峻残酷的战争环境下,本是寻常物的菊花因浸润烈士鲜血、见证战士斗志,便有了“分外香”的精神分量。而后的“不似春光。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”,更体现出其广阔胸怀和坚定的革命信念。

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。重阳既是尊老敬老的契机,更是家国情怀的浓缩,重读重阳诗词,我们可以在“国”的轮廓里看见了“家”的安稳,更应让心与家相连更紧密,家与国相通更升温,用每一份“家”的小奋斗,为“国”的大画卷添色。

◆陆月如

岭南的重阳,暑气微退,早晚的风儿多了几分舒爽的凉意。这时候,登高赏景的雅兴,对我来说,可真比不上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的那道拿手菜——五花肉焖柚子皮。做这道寻常菜,是我们家迎接重阳节最有仪式感的事了。

柚子皮性温,能理气消食,润肺化痰,温暖脾胃,重阳前后吃它,既能化解一夏的积滞,又能为即将到来的冬天疏通肠胃,是“药食同源”的家常宝贝。母亲虽不懂高深的医理,却深谙“药补不如食补”的古老智慧,她常说:“这可是个宝,扔了就是糟蹋了老天爷的心意。”所以每回吃完柚子果肉,母亲便会将那些带着如海绵般白色瓤子的柚子皮收集起来,为做这道菜作准备。

制作五花肉焖柚子皮,虽没有高深的烹饪技巧,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致。母亲先把柚子皮放在向阳的窗台上晾晒几天,待外皮和白瓤都晒得蔫硬了,就要进行下一道关键步骤——燎皮。一大早,母亲用火钳夹着硬邦邦的柚子皮,架在火苗上来回燎烧,一阵“滋滋”声响,表皮窜出缕缕黄色火焰,随之升腾起一股独特焦香的青白烟雾。母亲不疾不徐地转动着手中的火钳,“用火燎过,皮里的苦湿味就退了,吃起来口感好,对脾胃也好使。”母亲边说边将烧好的柚子皮放进凉水中浸泡至发软。等待之际,她又将猪肥膘切成方块放边上,接着把五花肉切成片状后,以盐、糖、鸡精、料酒腌入味,再剥几粒圆滚滚的蒜子待用。

浸泡了半天的柚子皮,变得软塌塌的,母亲用手细细地挤搓表皮上黑乎乎的油,随着黑痂一点点剥落,一盆清水霎时间成了墨汁,揉搓和换水五六遍,直到水清亮,外皮色泽柔和淡黄之时,母亲便用力挤出皮里的水,柚子皮立马像晒了半干的棉被,叠放至盘中。

终于到了烹制的高潮。母亲将雪白的块状猪肥膘放入铁锅,文火慢熬,炼出一小锅清亮的猪油,用瓷碗装起一部分后,把剥好的蒜子投进余下的油里,只听“滋滋”一声,一股热烈奔放的香气猛地炸开,脆好的五花肉随之落锅,与热油来个激情翻滚,直至肉质透出诱人的焦黄色时,倾入柚子皮,翻炒均匀,再加少许清水、老抽、一小块冰糖和些许盐,盖上锅盖,便可静待美味了。

不一会,一股酱香混着肉香的浓郁气息弥漫开来,酱汁已收得浓稠油亮,柚子皮吸满了精华,变得晶莹半透明,此时母亲撒下一把切得细碎的榨菜末,看到我的狐疑,母亲神秘一笑:“这点咸香爽脆既化了皮里的涩,还能‘提味’。”上碟之际,撒一把碧绿的葱花,这道五花肉焖柚子皮就大功告成。成菜的柚子皮颤巍巍的,能清晰地看到里面细密的纤维孔隙。我总是顾不得烫,急急地夹起一块送入口中,软糯、咸香,轻轻一抿,丰腴酱汁瞬间在舌头上奔涌开来,肉的醇厚、蒜的焦香、柚子皮那略带清苦的甘醇次第绽放,层次丰满的滋味不仅解腻,还会让你不知不觉送下两大碗饭。

每年母亲都会做上一大锅五花肉焖柚子皮,先装上满满一保温瓶,让我给外婆送过去,尔后再盛满几个瓦钵,分别给独居的三婆、西屋的二叔伯、南边老梁家的芳婆。他们欢喜接过,总会回赠几个芋头、地瓜或是几枚土鸡蛋,看着一个个带回来的空瓦钵和满篮子的回馈,满足而恬静地笑意如涟漪般在母亲的脸上荡漾开来。

后来我才明白,在这个属于敬老与思亲的节日里,有脚疾的母亲以另一种形式过节,那就是将她的登高与眺望,全都浓缩在这一锅咕嘟作响的柚子皮里,用慢火与耐心把粗粝的食物化作最为朴素和温暖的祝福,送至每一个需要慰藉的角落。如今,母亲已古稀,我便学着她的样子,做起了这道菜,并分享给家人、邻里,在这一学一做中,我也慢慢将寻常日子的苦涩燎去、搓净,熬煮出了一份清欢、温润,暖人心间的滋味。我想,这大概就是重阳节的味道吧。

◆王同举

“暗暗淡淡紫,融融冶冶黄。”重阳时节,菊花遍野,一朵朵,一簇簇,色彩斑斓,争相斗艳,婷婷袅袅,清香四溢。菊花以其炫目的色彩和独特的风姿,成为深秋时节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菊花不仅颇具观赏性,还能入药。菊花味甘性寒,能“疏风、清热、明目、解毒”,素有“延寿客”的雅称。相传,饮菊花酒可以延年益寿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:“九月九日宴会,未知起于何代……今北人亦重此节。佩茱萸,食饵,饮菊花酒,云令人长寿。”重阳又称“老年节”,健康长寿自然是最好的意愿了,因而民间自古就有重阳采菊、酿造菊花酒的传统。《西京杂记》中详尽地记载了菊花酒的酿造方法:“菊花舒时,并采茎叶,杂黍为酿之,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,就炊焉,故谓之菊花酒。”菊花酒大多是由菊花与糯米、酒曲酿制而成,入口清凉,甘香醇厚。时至今日,菊花酒的酿造方法已有所改良,加入了地黄、枸杞等多种中草药,更注重其强身健体的功效。

菊花酒被看作是重阳必饮、祛灾祈福的“吉祥酒”,古代重阳诗中多有吟唱。唐代杨衡在《九日》中写道:“黄花紫菊傍篱落,摘菊泛酒爱芳新。”时值重阳,朵朵菊花争艳吐芳,清香四溢,不如采摘下来酿制菊花酒。唐代王缙身处异乡,重阳日起乡愁,他在《九日作》中写道:“今日登高樽酒里,不知能有菊花无。”不知道故乡的亲友们有没有菊花酒喝呢?

乡下人说菊花是秋日乡野里最野生的植物,这话倒也不假。田埂上、池塘边、荒坡地……但凡有泥土处,就有菊花迎风摇曳的身姿。儿时特别喜欢在秋日的田埂上玩耍,玩累了就在杂生着菊花的草丛中躺下来。云朵在高空悠悠地晃,风从耳边呼呼地掠过,鼻尖不时漫过阵阵菊花的清香,感觉惬意极了。

“九月九,九重阳,菊花做酒满缸香。”农历九月,俗称“菊月”,是采菊、酿菊花酒的大好时机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外公都会挎上小篮子,带着我去野外采摘菊花。为了最大可能地保留菊花的天然芳香,外公通常会选择在露水未干的清晨去采摘。外公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,知道哪些地方菊花长势相对茂盛,他专挑那些花苞大、颜色较深的采摘。我贪图方便,习惯用手去拔,只需轻轻一用力,一小株菊花就被连根带泥地拔出来了。外公看见了,总会制止我。他告诉我,采菊花要用手轻轻地将,只摘取花柄上部分,要尽量保留菊花的茎梗和根部,这样,来年它们还能繁衍出一片新的生机。外公的话透露出了乡下人纯朴的生存哲学:面对大自然的无私馈赠,不可过度索取。

我和外公俯下身来,一路寻一路掐,不出半日,小篮子就被菊花塞得满当当的,一朵朵淡黄色的小花拥簇在篮子里,散发出缕缕清香,沁人心脾。我总是忍不住凑近小篮子,猛吸上几口。

采摘回来的菊花,要经过一番精心处理后才能用于制酒。野生的菊花梗部偏苦、花蒂味涩,花梗和花蒂都要一一摘除,此外,还要用清水反复冲洗,以清除黏附在花瓣上的草渣等杂质。外公将处理好了的菊花倒入锅中,加入生地黄、枸杞等药材,再加水煮沸。一时间,灶台四周水汽蒸腾,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药香。待药汁凉透,外公用纱布滤去其中的药渣,将透亮的药液倒入提前蒸好的糯米团中细细搅匀,再加入酒曲、冰糖,盛进瓦罐内封存起来。

一段时日之后,揭去瓦罐的封盖,一股浓郁的药香扑鼻而来。那些凝结在花瓣中的秋日的精致,在酒的甘醇中得以再次释放。菊花酒醇香甘甜,有健体养生的功效,大人小孩都可以喝。每到重阳,我都会陪外公喝上几口,细品之下,酒的甘醇挟裹着菊的清香在舌尖萦绕,那种清凉,那种甘冽,直入喉管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又是一年重阳时,我想起了和外公一起在旷野里采摘菊花的日子,想起了外公亲手酿造的菊花酒,那酒里不仅有家乡的味道,还藏着美好的旧时光印记。

“何当载酒来,共醉重阳节。”佳节又重阳,喝一杯菊花酒吧,即便是在寒冬逐渐逼近、万物日益萧索的日子里,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份温暖和希冀。

